读史札记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

——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王学深

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① 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② 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③ 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④

近年来，关于乾隆帝生母的讨论转移到熹妃是满姓钮祜鲁氏，⑤ 还是汉姓钱氏的问题上来。2003 年，郭成康著文《乾隆皇帝生母及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下称郭文）讨论乾隆帝生母问题，不仅最先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记载“格格钱氏封为熹妃”的史料，⑥ 而且在文末提出了三大假说：（1）汉人钱氏与钮祜禄氏为毫不相关的两个人；（2）钱氏与钮祜禄氏为同一人，但是钱氏换姓为钮祜禄氏；（3）钱氏与钮祜禄氏为同一人，在因缘际会下，钱氏入典仪官凌柱家，后进入雍王府。待雍正行秘密立储后，出于皇权永固的考量，钱氏遂改姓钮祜禄氏。⑦2013 年，冯剑辉著文《清高宗生母改姓考》，利用黄之隽文集中保存的熹妃册文底稿，其中有“咨尔钱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一句，证实内阁原书底本就是“钱氏”。⑧ 对此，杜家骥著文《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下称杜文）回应了“钮祜禄氏”写为“钱氏”实为允祹在承旨时因字迹潦草，以致翰林院和中书科书写错误，最后允祹因“误写妃姓”而被革去贝子，降为镇国公。⑨

[收稿日期] 2023-02-05
[作者简介] 王学深（1985— ），男，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北京 102249，wangxsfigo@sina. com
[基金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资助（23ZFQ7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① 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 92 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2006 年，第 509-542 页；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2009 年，第 77 页。
③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 536 页。
④ 郭成康：《传闻、官书与信史：乾隆皇帝之谜》，《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⑤《清世宗实录》的官方写法作“钮祜鲁氏”，而《清史稿》写作“钮祜禄氏”。
⑥ 郭成康：《乾隆皇帝生母及其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⑦ 郭成康：《乾隆皇帝生母及其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⑧ 冯剑辉：《清高宗生母改姓考》，《清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⑨ 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此外，如阎崇年、徐彻、李寅、唐博等众多学人均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

但是，新近出版的一份档案，为推动学界进一步讨论乾隆帝生母问题带来了可能。

> 制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册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册封侧妃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格格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命卿等持节行礼。①

以上这条档案（下文简称（1））收录于陈熙远主编的《天朝大庆：皇清盛典》一书中，为内阁大库档案第 163537 号折件（图 1），左侧为满文，右侧为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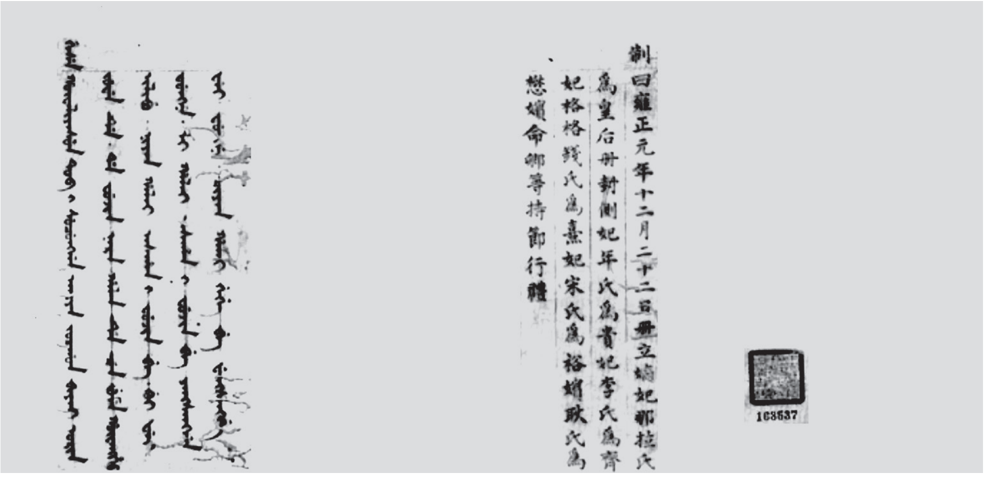

图 1　内阁大库档案第 163537 号折件

一、关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诏书

目前，学界对于乾隆帝生母为“钱氏”史料的引用，多源自《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下文简称（2））和《永宪录》（下文简称（3））。《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条载：

> 奉上谕遵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②

萧奭著《永宪录》载：“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③

通过对比档案（1）（2）（3）的记载可知，三者文字主要内容叙述一致，特别是针对“格格钱氏”封为熹妃一事，当无异议。由此可见，在雍正元年（1723）册立皇后和册封妃嫔的三份文献中，都将熹妃写作“钱氏”，并且这一过程至少是从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一直持续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历时将近一年，文字内容并没有修改，而诏书内容已经从“该部知道”变成了让朝臣“持节行礼”。可见，册封文书内容应该得到了雍正帝和朝臣的认可。

杜家骥对熹妃为钱氏持否定看法。在杜文中，他推测“允祹面承谕旨后，速记简写，而将‘钮祜禄氏’简称，写为‘钮氏’，交与礼部转交内阁草拟谕旨，因速记的文字潦草不太清楚，起草谕旨者将‘钮’字错写为‘钱’字”。④ 同时，他认为这条草拟的谕旨，“既非雍正手笔，他

---

① 陈熙远编：《天朝大庆：皇清盛典》，“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9 年，第 66−67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6 页。

③ 萧奭：《永宪录》卷 2 下，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76 页。

④ 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也并未过目”，[①] 故而册封文书底稿有错误雍正帝也不会发现。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雍正帝刚刚承继帝位不久，事必躬亲，很多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审查和决定，生怕被竞争对手抓了把柄，而对于各类文书更是如此。例如，雍正帝就曾对翰林院和有关衙门强调文书写作的责任，要求认真撰写与审核文书，并派人专管。上谕言及“翰林院、部院衙门俱设司官专管定稿说堂，笔帖式专管翻清，厅官专管收发文书。翰林院衙门亦有钱粮出纳、升迁、议叙，并各衙门文移往来，事务烦琐，关系不轻……尔掌院当于俸浅编检内择才守优长者满汉各二员充作司官，专主定稿说堂，庶小吏不得作弊而衙门肃清矣。”[②] 雍正帝甚至对官员们日常述旨过程中的错误，也会指出或纠正。例如，雍正帝曾言：“览缪弘所述之旨，有是者，有谬误者。此亦无大关系处。朕因伊赴粤之便，偶然面谕，令其告汝。若系紧要谕旨，自当特颁，岂有命汝属员口传之理”。[③] 无论如何，在继位之初，雍正帝留心文字内容是必然的。

其次，按清制，帝王行册封嫔妃礼时应该阅览册宝。皇太极、福临和玄烨册封后宫嫔妃时均有类似记载。

崇德元年（1636），“孝庄文皇后肇封西永福宫庄妃，及册封东关雎宫宸妃，西麟趾宫贵妃，东衍庆宫淑妃。是日，设黄幄于清宁宫前，设黄案于幄内，太宗文皇帝御崇政殿阅册宝宣制，命正副使持节至清宁宫行册封”。[④]

顺治十三年（1656），册封皇贵妃时，“世祖章皇帝驾幸南苑，于行宫正殿阅册宝，命正副使持节至隆宗门转交内监奉节及册宝入宫”。[⑤]

康熙十六年（1677），“孝昭仁皇后正位中宫，同日孝懿仁皇后肇封贵妃。又册封安嫔、敬嫔、端嫔、荣嫔、惠嫔、宜嫔、僖嫔。前期礼部、工部制贵妃册宝，妃册印，嫔册。因册立中宫，御太和殿，阅册宝宣制”。[⑥]

以上记载都清楚地表明，在册封礼前，清代帝王是要阅览册宝的。雍正元年所行的嫔妃册封礼，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中明确写明“典礼与康熙十六年同”。[⑦] 因此，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行册封礼时，按制规定雍正帝同样要阅览册宝，而不是视而不见。萧奭在《永宪录》中也确认了这一点，他对当日的情况描述到，“上俱礼服御太和殿，鸣钟鼓作中和韶乐，阅册宝毕，升座乐止”。[⑧]

退一步说，即使如杜文所述，雍正帝没有阅览与核对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诏书，以致这一错误一直沿用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册封文书中，但是根据当日的《雍正起居注册》记载，雍正帝应该是亲耳听到了相关的册封文书内容，难道他会对错误“充耳不闻”？《雍正起居注册》载“二十二日丁卯午时，上御太和殿，升坐，册立皇后，册封贵妃、齐妃、熹妃、裕嫔、懋嫔，命正副使各官持节行礼毕”。[⑨] 按相关礼制，雍正帝升坐，待宣读诏书完毕后，各大臣才会行礼如仪。

---

① 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 1 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7 页。

③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 214 之 3，雍正八年正月初八日。

④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58《礼部 · 仪制清吏司 · 册封一》。

⑤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58《礼部 · 仪制清吏司 · 册封一》。

⑥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58《礼部 · 仪制清吏司 · 册封一》。

⑦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58《礼部 · 仪制清吏司 · 册封一》。

⑧ 萧奭：《永宪录》卷 2 下，第 177 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 1 册，第 154 页。

二、关于“误写妃姓”与处罚允祹时间

杜文对“钮祜禄氏”误作“钱氏”的解释是，允祹手书潦草以致后来翰林院等衙门誊写之误。这种论述有较强的学理性与合理性，但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允祹作为皇子出身的宗室大臣，对于父、兄的家庭成员情况应该较为了解，而且自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起还署理内务府总管事，绝非外朝大臣或翰林院汉员可比。“钱”和“钮”的差异，及其所代表的各自意涵与分量，他应该最为清楚。因此，谨慎记载是合乎常理的情况。

第二，杜文假说前提是允祹潦草的手书是以汉字书写的。假若如此，请看档案（1）右侧汉字部分所示，“钱”字的繁体字作“錢”，与“鈕”字字形有较大差异。即使翰林院与中书科汉官存在不清楚雍正帝家庭成员名姓的可能，但他们怎么会在不明所以，且没有向允祹核对的情况下，就敢擅自以“錢”代“鈕”呢？！这一点，似不符合当时背景与逻辑。

更重要的是，档案（1）左侧的满文部分，印证了“钱”字的正确性。在满文部分的最后一行，清晰可见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熹妃姓氏满文，就是“钱氏”二字，对应转写为“Ciyan Hala”，满文字形为“ᠴᡳᠶᠠᠨ ᡥᠠᠯᠠ”。这与钮祜鲁氏“Niuhuru Hala”的满文字形“ᠨᡳᡠᡥᡠᡵᡠ ᡥᠠᠯᠠ”差异更加明显。所以，允祹所书本就是“钱”字。

第三，允祹参与处理过多次皇室礼仪大事，深得康熙和雍正两位帝王赞许。康熙五十六年，允祹以署理内务府总管事的身份，曾参与处理过孝惠章皇太后丧仪，因其“办理妥协”，康熙帝“深嘉之”。[①] 康熙五十九年，允祹率侍卫负责办理康熙帝兄嫂、裕亲王保泰之母的丧仪。就是雍正帝继位后，也称他办理康熙帝丧事“井井有条”“办理梓宫事务甚为效力”。[②] 此外，允祹还曾代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多次行大祭之礼。就是这样一位深谙皇室礼仪的宗室大臣，如何会将兄嫂姓氏写错！而且，根据乾隆《大清会典则例》所载，乾隆二年（1737）所行册封中宫及贵妃、纯妃、娴妃和嘉嫔的“典礼与雍正元年同”。[③] 换言之，雍正元年册封礼仪若有大失误，乾隆二年再行册封礼时应该按照康熙朝或雍正十二年册封礼行事，又怎么会模仿、搬用雍正元年礼仪！即使在允祹因“误写妃姓”被降为镇国公后，雍正和乾隆两帝还是交付他处理了一系列皇家礼仪事务，特别是乾隆帝委托允祹负责雍正帝丧仪，并再次管理礼部和宗人府事务。

第四，关于“误写妃姓”一事并非因允祹错写熹妃为“钱氏”，而是将宋氏和耿氏的封号张冠李戴地弄混了。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上谕内容，在档案（1）（2）（3）中，均作“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然而，在乾隆六年底修纂完成的《世宗宪皇帝实录》中纠正了这一错误，修改为“甲子，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④] 将原册文和《雍正起居注册》中的姓氏顺序对调。[⑤] 在乾隆朝编纂的史料中，如《皇朝通典》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均将懋嫔位列裕嫔之前。[⑥] 如此书写是为了对应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册文先书宋氏、后书耿氏的写法。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允祹将裕嫔和懋嫔封号所对应的姓氏写错，才有了《雍正起

---

① 《清世宗实录》卷 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甲寅。

② 《清世宗实录》卷 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甲寅。

③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58《礼部・仪制清吏司・册封一》。

④ 《清世宗实录》卷 4，雍正元年二月甲子。

⑤ 《雍正起居注册》中的顺序是“册立皇后，册封贵妃、齐妃、熹妃、裕嫔、懋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 1 册，第 154 页。

⑥ 《皇朝通典》卷 53《礼・嘉三》载：“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册立中宫，同日孝圣宪皇后肇封熹妃，暨封贵妃、齐妃、懋嫔、裕嫔，各行礼如仪”。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58《礼部・仪制清吏司・册封一》载：“皇太后肇封熹妃，暨封贵妃、齐妃、懋嫔、裕嫔，典礼与康熙十六年同”。

居注册》中“误写妃姓”的记载，亦即《清史稿》中所载“封妃金册遗漏舛错”之过，① 而不是写错了熹妃的姓氏。

第五，根据《雍正起居注册》和《清世宗实录》记载，宗人府上奏对允祹的处罚时间是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但“误写妃姓”并非处罚允祹的唯一原因，而仅仅是三个原因中的第一个。据《雍正起居注册》“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丙子卯时”条载：

> 上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马齐、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徐元梦，大学士白潢、张鹏翮，礼部侍郎在学士里行蒋廷锡、邓德、三泰，兵部侍郎在学士里行伊都立，学士常保、查嗣庭、胡煦、吴士玉、巴锡、班第、黄炳以折本请旨，覆请宗人府所议，因误写妃姓，将允陶革去贝子，降为护国公，照例留三佐领，其余佐领俱行入官。又因误禁寺庙烧香人等，议将允祹革去办理礼部事务。又因仪注内遗漏清文，允祹无可罚之俸，应毋庸议三疏。②

很显然，“误写妃姓”是允祹所犯第一件错误，上文笔者已辨，实为将裕嫔和懋嫔姓氏写颠倒之故。这是雍正元年之事，但是允祹并没有因此立刻降爵，也没有失去管理礼部的资格，而是因为第二件事，即“误禁寺庙烧香人”才失去管理礼部资格的。第三件事是“仪注内遗漏清文”，这一点在《清世宗实录》中记载得更加明白，是因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遗漏清文所致。史载“丁酉，宗人府疏奏，贝子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应将允祹革去固山贝子，降一等授为镇国公。从之”。③ 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帝继位以来曾三次奉圣祖仁皇帝牌位配享，第一次是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冬至日，雍正帝“祀天于圜丘，恭奉圣祖仁皇帝配享”；④ 第二次是雍正二年正月辛巳，雍正帝“祈谷于上帝，恭奉圣祖仁皇帝配享”；⑤ 第三次是雍正二年五月初一夏至日，雍正帝“祭地于方泽，恭奉圣祖仁皇帝配享”。⑥ 按照《雍正起居注册》中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对应的叙述顺序，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在最后一次配享时，允祹有“漏写清文”之误，故让雍正帝最终发作予以处罚并“革去礼部任”。⑦ 由此可见，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雍正帝对允祹的处罚针对的是他先后所犯的三次失误。这就是为何在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允祹弄混了耿氏和宋氏封号，但直到半年后才见有对他的议处。

三、关于秘密立储后改姓说及改姓时间

郭文提出“钱氏”改姓“钮钴禄氏”当在雍正帝行秘密立储制度后，是为了提高弘历的身份之举。⑧ 陈熙远在解释档案（1）时也认为“熹妃的姓氏由钱氏改为钮祜鲁氏（Niohuru Hala），可能是为了提高乾隆帝生母的身份地位”。⑨ 这种观点在杜文中以胤禩生母为贵妃而不得立为例，给予了否定。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排除胤禛在经历了康熙晚期的储位风波之后，对于允禩之母为“辛者库贱籍”身份的“心有余悸”。本文所引用档案（1）为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事，只能证明在此时尚没有行换姓之事。

在雍正元年八月行秘密立储时，所选择的范围不过皇三子、皇四子和皇五子，而他们的母

① 《清史稿》卷 220,《履懿亲王允祹》。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 1 册，第 252−253 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 21，雍正二年六月丁酉。

④ 《清世宗实录》卷 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

⑤ 《清世宗实录》卷 15，雍正二年正月辛巳。

⑥ 《清世宗实录》卷 20，雍正二年五月癸卯。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 1 册，第 253 页。

⑧ 郭成康:《乾隆皇帝生母及其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⑨ 陈熙远主编:《天朝大庆：皇清盛典》，第 66 页。

亲，对应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册封时的齐妃李氏、熹妃钱氏和裕嫔耿氏。第一，根据史学研究者的"后知之明"来看，弘时较早就因为同允禩过从甚密而被雍正帝嫌弃，排除出储君之选，而弘历和弘昼之母均是"格格"，同为雍王潜邸时地位较低的侍妾，所以就身份而言，"钱氏"与"耿氏"相仿，无论选谁都无须此时改姓。第二，弘时之母李氏与弘历之母钱氏虽然在潜邸时前者为优，但在雍正元年册封之时，二人均为妃位（齐妃和熹妃），实际上提升了钱氏的地位。第三，同为"格格"出身的耿氏，这次只晋封为嫔，相较于熹妃为低。所以李氏、钱氏和耿氏三者比较而言，在没有改换姓氏之前，形同于已然提升了"熹妃钱氏"的地位。这一点在相应三位的册封仪制上也有反映，而且只有册立、册封的皇后、贵妃、齐妃、熹妃祭告太庙，而无懋嫔和裕嫔。[①] 第四，除贵妃年氏为汉军旗外，李氏、钱氏、宋氏、耿氏这些姓氏似乎均存在同为汉人的可能，故她们身份和地位相仿佛。综合以上四点观之，郭文以秘密立储前后改换熹妃名姓而提高弘历地位的说法，笔者认为反而是将秘密立储的谜底公开于天下，故在雍正帝元年八月行秘密立储前后改姓似稍显唐突。

那么，何时发生了改姓事件呢？在冯剑辉的文章中有一段评论："熹妃改姓是出于世宗安排，但却做得非常隐秘，不但官方文献不曾提及，当时朝野上下大多不知此事。如此低调，一则此事毕竟不那么光明正大，难免引发非议。"[②] 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在现存各种清代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熹妃改姓时间的记述。如若确有此事，笔者也认为应是在较为隐秘的小范围内进行的，且在雍正朝末期的可能性高。在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一则内务府来文档案中，笔者发现礼部"再次"移文内务府，催促将雍正二年正月起至十年十二月止，在此期间有过妃嫔尊号并所封之年月日时，及妃嫔父亲姓名、职衔的信息呈报礼部。原档记载如下：

> 礼部为再行移催事。仪制清吏司案呈准宗人府等衙门玉牒馆文称，先经本馆将雍正二年正月起至十年十二月止，此内有封过妃嫔尊号并所封之年月日时及妃嫔之父姓名、职衔，并未分家之和硕诚亲王、和硕宝亲王、和硕和亲王等娶福晋之年月日时，福晋之父姓名、职衔查明移送本馆，立候纂修玉牒等因行文去后，迄今尚未移送文到。希速查送，无致再延等因前来。相应移催内务府，希将妃嫔之父姓名、职衔并封过妃嫔之年月日时及未分家之三位亲王婚娶日时并福晋之父姓名、职衔，即速查明过部，以便转送宗人府。[③]

这则记载至少说明了以下两点问题：第一，雍正二年至雍正十年间晋封妃嫔及家庭等相关信息礼部要依仗内务府提供，外朝并不确切掌握内廷、后宫的这些个人信息。第二，礼部已经为此事催促过内务府，此次至少是第二次行文，但延至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内务府依然迁延，没有给处于外朝的礼部提供信息。以上都说明了即使熹妃行改姓之事，也只有身处内廷的小范围知道此事，而外朝是依照内廷的信息，"依葫芦画瓢"式地书写文稿。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则礼部行文内务府再行催促呈交妃嫔册封信息的请求，依然被内务府拖延不办，只将三位阿哥的信息提供给了礼部，而对统计后宫妃嫔信息的请求依然置若罔闻，以致礼部不得不在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再次移文内务府要求提供妃嫔册封的相关信息，并声明"皇后、妃嫔之父姓名、职衔查隶内务府，本部无凭稽查"。档案记载如下：

> （阿）哥等娶福晋之年月日时并福晋之父姓名、职衔查明咨覆在案。至皇后、妃嫔之父姓名、职衔，查隶内务府，本部无凭稽查。相应再行文内务府将雍正二年正月至十年十二月所有皇后、妃嫔之父姓名、职衔作速查明过部，以便转送宗人府玉牒馆可也。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

---

①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89,《礼部三十三，祠祭清历司・祭告仪》。

② 冯剑辉:《清高宗生母改姓考》,《清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③《礼部为催查雍正二年至十年封过妃嫔之父姓名职衔等事致内务府》，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5-13-001-000006-0048。

行，须至咨者。①

通过以上两则内务府来文档案可知，礼部行文内务府，不仅是要获知雍正二年至雍正十年妃嫔个人家庭信息，而且要将其提供给宗人府作为纂修玉牒的基本数据。但是，延至雍正十二年五月，经过至少三次催促后，这些信息依然没有被外朝获知，而在之后的档案中也没有相关记载。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若熹妃将“钱氏”改换为“钮祜鲁氏”并作为底档被记录下来，则应该是在雍正十一年这次修玉牒期间进行的，即内务府直接提供熹妃已经改换过的名姓信息给礼部，再交由玉牒馆纂修。而其内容被外朝所知，从而用“满洲著姓”达到提高弘历背景的目的，应是在雍正十二年下半年至雍正十三年初完成的。②

四、两种推测

档案（1）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乾隆帝之母熹妃为“钱氏”的说法。在没有更多史料的情况下，笔者提出两种推测：第一，熹妃“钱氏”与“钮祜鲁氏”非同一人。第二，熹妃“钱氏”与“钮祜鲁氏”为同一人。

关于第一种推测，郭成康曾提出“钱氏”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狮子园”与胤禛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后生下弘历。③笔者对此没有深入研究，不敢轻判对错。但是，《清史稿》中的一则记载却有些“与众不同”。按照清制礼仪，清代帝王之嫡母和生母均可上尊号称皇太后，这在史书中已屡见不鲜。《清史稿》中的以下记载可为佐证：

>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崇德）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④
>
>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⑤
>
>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圣祖生。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⑥
>
>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女。后事圣祖。康熙十七年十月丁酉，世宗生。……世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拟上徽号曰仁寿皇太后。⑦
>
> 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寿康宫。⑧

以上数位被尊为皇太后者包括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即使是屡次拒绝上徽号的雍正帝生母乌雅氏，也被理所当然地“尊为皇太后”。然而，对于乾隆帝母亲“孝圣宪皇后”，《清史稿》记

---

① 《为咨查雍正二年至十年所有皇后妃嫔之父姓名职衔事致内务府》，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档案号：05-13-001-000009-0022。

② 这一推测时间是根据正文所书礼部致内务府催文估计的。首先，截至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内务府尚未提供信息给礼部，故而雍正十二年五月中下旬是外朝获得信息的时间上限。其次，两则礼部致内务府的催促行文相隔半年，故而这可能是礼部致函内务府催促的标准相隔时间。最后，笔者在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八日这则档案后，未再发现礼部行文内务府，因此有可能内务府已经提交了相关嫔妃及其父亲的个人信息。综合三点来看，雍正十二年下半年至雍正十三年初的这半年有余的时间内，可能是内务府将熹妃名姓直接更换并将更改后的信息呈交给礼部的时间。

③ 郭成康：《乾隆皇帝生母及其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④ 《清史稿》卷 214，《孝庄文皇后》。

⑤ 《清史稿》卷 214，《孝惠章皇后》。

⑥ 《清史稿》卷 214，《孝康章皇后》。

⑦ 《清史稿》卷 214，《孝恭仁皇后》。

⑧ 《清史稿》卷 214，《孝和睿皇后》。

载："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①] 并在《高宗本纪》部分有类似记载："以遗命尊奉妃母为皇太后"。[②] 这两条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钮祜鲁氏的皇太后尊号是奉雍正帝遗命所上，而不是如其他皇帝生母一样按礼法所成。不过，至于这则遗命的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档案记载。

此外，乾隆帝对其母称谓"妃母"的做法稍显另类。笔者曾考究过清代"母妃"的称谓用法，[③] 即皇帝或皇子称谓其庶母或生母为多见，特别是在康熙朝和雍正朝。例如，康熙帝称其生母佟佳氏为"母妃"，并上皇太后尊号："皇考世祖章皇帝宅中定鼎，母后皇后克副徽音母仪四海，母妃温恭淑惠诞育渺躬……母后尊号曰仁宪皇太后，母妃尊号曰慈和皇太后"。[④] 但是，乾隆帝在给熹妃上尊号时却称其为"妃母"。据《清高宗实录》载，乾隆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皇考遗命，以朕缵承大统，应行尊奉妃母典礼，著察奏。议上，谕曰妃母尊称皇太后"。[⑤]"妃母"这一称谓经爬梳史料后笔者发现，其更多代表了"后妃的母亲"，而指代皇帝的生母在清代文献中罕见。"母妃"称谓母先妃后，以人伦为先，再述纲常爵次，而"妃母"之序以封号为先，而人伦置后。

进而，若对比《皇朝文献通考》中的记载可知，雍正帝继位后当月即谕礼部给皇太后上尊号，不足半月则拟定尊号为"仁寿皇太后"："六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宪皇帝登极。是月癸卯，谕礼部恭上圣母皇太后尊号。十二月乙卯，礼部会同王大臣等恭拟皇太后尊号曰仁寿皇太后"。[⑥] 反观乾隆帝继位后，虽然《实录》所载下旨议定皇太后尊号日期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但是《皇朝文献通考》则记载了从下旨商议到议定的过程近四个月时间："十三年九月皇上登极，十二月戊寅恭上圣母孝圣宪皇后尊号。徽号曰崇庆皇太后"。[⑦] 这一雍乾二朝在皇太后尊号方面的时间差异是否包含对奉雍正帝遗命上尊号讨论的时间成本，也值得推敲。

综合以上两种现象，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熹妃非乾隆帝的生母，而是养母。如若是此，雍正帝有可能将弘历交由钮祜鲁氏养育，故在称谓时"妃于母先"，却在礼法上对其"上尊号"无前例可寻，故而只能以雍正帝遗命的形式上皇太后尊号。但是，笔者需要自我质疑的是，如若"钱氏"和"钮祜鲁氏"非一人，那么"钱氏"在乾隆帝登基后何去何从？郭文对此问题曾述及，"胤禛倒未必从肉体上消灭了钱氏，但从此钱氏这个女人不仅从人间隐去了，而且连同她的姓氏一起也从历史上消失了"。[⑧] 这一点，笔者在现存史料中尚未发现蛛丝马迹，所以这种推测成立的可能性要小于第二种。

关于第二种推测，郭成康也有假设，笔者较为认同这种思路，即将非旗籍或旗下投充背景的汉姓嫔妃先划入旗籍，以符合规制，然后再"母仪天下"。故而，钱氏以收养或其他方式获得旗籍，就会减少旗民不婚的阻力。诚如萧奭所言，"按国制，皇后诸妃及凡满洲之正室皆不与汉人联姻"。[⑨]

此外，现存史料实际上对"四品典仪"凌柱具体身份和家世背景也记载不详，但是已确知其祖墓在宝坻县，属于镶白旗，恰好隶属于雍亲王胤禛管辖。乾隆元年，乾隆帝就曾派三等侍卫伊通阿和员外郎江都前往宝坻将凌柱祖坟应如何料理详加估计。杜家骥利用《镶黄旗钮祜禄

---

① 《清史稿》卷 214,《孝圣宪皇后》。

② 《清史稿》卷 10,《高宗本纪一》。

③ 王学深:《清代"母妃"称谓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④ 《大清诏令》卷 5,《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诏》。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⑥ 《皇朝文献通考》卷 240,《帝系考二》。

⑦ 《皇朝文献通考》卷 240,《帝系考二》。

⑧ 郭成康:《乾隆皇帝生母及其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⑨ 萧奭:《永宪录》卷 2 下，第 179 页。

氏弘毅公家谱》也证实了“钮钴禄氏凌柱一家，原在镶白旗，乾隆元年奉旨改隶镶黄旗”。① 此外，杜家骥还详细考证出胤禛自康熙三十八年至继位之前，就是掌管镶白旗的贝勒、王爷。② 故笔者合理推测，很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地位不高的钱氏和凌柱俱纳入胤禛旗下并建立起联系。换言之，“钱氏”与“钮祜鲁氏”为同一人，早年间钱氏以收养或其他形式与凌柱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被纳入雍王府邸，为将来可能的改姓铺平了道路。雍正元年二月册封嫔妃时，熹妃以本姓钱氏册封，即使经过了八月行秘密立储之后，熹妃依然在年底以“钱氏”完成册封礼仪，以避免泄露秘密立储的谜底，改姓问题则徐图缓之。待雍正帝的竞争对手相继谢世，可能在雍正十二年下半年至雍正十三年初借修玉牒之机，以内务府提供给外朝的信息为蓝本，小范围且秘密地更改了熹妃姓氏。

五、余论

历史研究也许就是在流言——证伪——再证伪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目前，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海宁陈氏和热河李氏的说法已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钱氏说”却有三份较早档案作为佐证。依据档案，笔者倾向于认为乾隆帝生母为钱氏，在雍正末年借修玉牒之机发生了换姓之事。需要说明的是，自乾隆六年底《清世宗实录》修成后，乾隆朝时期所官修的各种档案，均已被乾隆帝“整齐化”了，也均已将熹妃定格为“钮祜鲁氏”。因此，以乾隆朝的档案史料去证明熹妃是“钱氏”或“钮祜鲁氏”的意义不大，而是应该用雍正朝，特别是雍正初年的史料去进一步展开研究。

《清史稿》中记述的熹妃在雍正年间“晋封贵妃”的史料源头应为张采田在修纂《传稿・后妃传》中所记，即“世宗即位，元年封熹妃，又进贵妃”。③ 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再发现其他熹妃晋封的史料。如果确实没有晋封，那么朝廷对于熹妃姓氏的介绍，很有可能就只会在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上谕和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册封文书中出现。待上封号后，宫人和世人均以熹妃称呼，而其本人姓氏则隐藏于封号之后了。那么，所册封的“钱氏”或“钮祜鲁氏”是否为同一人，则少有机会为外人所知。如熹妃在雍正朝确有晋封贵妃一事，那么若能发现册封的谕旨，将两次册封姓氏对照，则可能最终揭晓熹妃姓氏和改姓时间的谜底。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锤定音性的史料将会被学界发现。

---

① 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

② 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③《传稿・后妃传》不分卷《世宗孝圣宪皇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701007631。